

程家樞君

宮崎滔天作
陳鵬仁譯

他是安徽人。他跟我認識，是在一九〇三年左右。他是我所要好的中國留學生當中，最老的一位。

他是官（公）費留學生，在東京農科大學讀書，中國革命主義把我們連結在一起，並使我們成爲有如弟兄的好朋友。

他雖然是公費留學生，但却毫無顧忌地在留學生之間宣傳革命，介紹不少同志，對於中國革命同盟會的創立，具有相當大的貢獻，這是當時的同志所共同承認的事實。

同盟會成立，得到農學士學位以後，他以創立同盟會的一分子身分到了北京，使同志們驚愕其大膽，但不久，奇怪的傳說便流傳於同志之間。即：他裝飾成爲北京政府的走狗；更說他入肅親王府做顧問。

爾後，說他最近將來日本，於是同盟會出了非正式的「佈告」：對他不得談任何秘密，在表面上還是把他當做同志。當時，孫總理出差南洋，同盟會的機關雜誌「民報」的發行，因爲經費非常困難，幾乎不能維持，因此有一部份幹部計劃倒利用他，由北京政府撈出錢來。

他終於來了。他也來看我，並坦白地說些出入於肅親王府的事。他說：「肅親王送犬養先生

和德揮毫」，他手交我一幅字，同時自我辯護地說「因爲不能生活，所以到親王府工作」，並讚揚肅親王的人物。

他說：「肅親王是滿洲人中傑出的人物，人格見識第一流的人。肅親王曾說：『如果這樣下去，中國非滅亡不可。挽救之策，在於使用新知識。新知識，唯有留學海外者纔有，但留學海外有新知識者如果都變成革命主義者的話，祇有舊式官吏去搞，若是，祇有亡國。怎樣解決這個問題，乃是當前首要的急務，我認爲，授與主倡革命的孫文君以王爵，將一切政事交給孫君，皇室位於其上，完全不干與政事是最有效的辦法』」。說畢，他問我的意見。我說，從肅親王的立場來說，當然這是最理想，但皇帝及其親信不會同意這樣做，孫先生及其他同志會不會接受這種意見，要實現這些，恐怕比實現革命還要難，所以我下結論說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論。對於我的看法，他並沒有表示反對，但似乎很失望。其所以如此，在我印象中，大概因爲得到肅親王的知遇，多少受到肅親王意見的影響，以爲改革比革命容易實現所導致。

除這種事以外，當時的他，是否還有不可告人的一面，我不太清楚。不過從他喝酒大言壯語說

「滿清政府既然利用我探察革命黨的內情，我也要反過來利用它的金錢來接濟民報社，爲革命盡力。」以及在實際上他曾爲革命運動提供過若干錢這個事實看來，他是否純粹滿清政府的好細，還是爲金錢屈節，不得已敷衍一時，這是個非常不容易下判斷的問題。

從東京回到北京的他，經過一些時日後，又回到東京來，呆了一陣子之後，到京都去，在那裡租一棟房子，過着相當豪華的生活，但跟同志們的關係，却日趨疏遠，祇有宋教仁寄食於他家，似乎在跟他共同進行某種計謀。對這件事，除黃興君外，幾乎沒人知道，我因突然接到黃君的邀電到京都去，準備由京都聯袂到鹿兒島去參拜西鄉隆盛墓，由黃君談起纔知道，所以遂一道訪問程宅，也跟宋君面會，獲得程君清朝官費的盛宴。

由京都回到北京以後，他再也沒有機會重踏日本國土了。因此，他跟革命黨的關係，也就以在京都時爲最後。

爾後數年毫無消息的他，第一革命當時，竟由北京打電報給在上海的我。這是利用某人的暗號打來的秘密電報，它說，如果有十萬元的話，可以掌握〇〇〇部的軍隊，請與某某君商量，急

匯款來。我把這電文給他所指名的某某君看，此君笑着說：「不必回信」，因此我也就把它擺在一邊。

經過一、二個月以後，他忽然到我在上海的寓所來，並說因為我沒給回信，所以他纔來訪問。我出於無奈，騙他說看不懂暗號。他要我跟他一起去照像，但我以有事拒絕他的要求。

此時他的服裝跟在京都頂盛時的服裝有天淵之別，甚至於比學生時代還要差。我猜想，這是北京政府眼看他跟革命黨完全斷絕關係（聯絡）已經沒有利用價值，因而不愛他的結果。他這種潦倒的樣子，實在可憐和可悲，但我想回來這是變節分子應走的道路，應有的制裁，所以我沒理他。

他說他要到南京去。幾天後，我也到了南京。在宋教仁君宅，我又遇到他。我遂離開宋宅，數日後，他來我寓所說，他見了孫大總統，說明他在北京的計劃，需要運動費十萬元，孫大總統說沒錢。他說：「孫先生從沒有過錢。所以沒辦法。」隨即很快活地吃牛肉飯，喝幾杯酒，約在上海再見，當天就離開。

以後在上海見面時，衣服好多了，也比以前有精神。據他說，他現在有女朋友（女學生），因這位女朋友的好意，他買了些衣服，他說想介紹我跟他女朋友見面，要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但我沒去。爾後他回北京，時代演變而為袁世凱的帝政時代，他站在反對的一邊，結果被捕鎗斃。反對袁世凱是他一貫的主張。

大概因為受困太多，對於偵探，我一向沒有

好感，老實說，比蛇還要討厭呢！但對於程君，我却從沒真正討厭過他。在上海和南京，我雖然極力避開他要我為他所提出的問題盡力，但如果真有的，我真的很想幫他，以緩他的窮境。

我不認為他是奸邪的人。我倒覺得他是淡泊的人物。那麼這個人為什麼變節向敵人屈腰呢？他喜歡喝酒，尤其喜歡女人。因此他花錢，需要錢，從而墮落下去。換句話說，他是為女人而賣節的。

學生時代的時候，在偶然的機會他看了一個女孩，想不得寢食，因此請我給他作媒。我反對他此種意圖，並勸他忘記此事。可是他却開始流眼淚，並拿出女孩的照片說：「慚愧得很，我忘不了她。要忘她只有死。」最後他陪我到女孩家，說服了她的父母。

獲得女孩父母的同意後，他跟這女孩開始同居。但身為學生的他，生活不易，不得已遂將這女孩托日本朋友家，在此日人監護下在某女中上學，但不知道是監護人出的主意，還是女孩本身厭惡，突然出奔，他由之一時幾乎發瘋。

經過相當長時期的煩悶後，不知道是真的死了心，還是為了轉變他悶悶之情，或者真正意氣相投，他另得一女孩同居，他在同志間的信用，由此大減。他對於同盟會的成立，雖然有過很大的貢獻，但却並未得到同志們應有的支持，這是由於他熱心於女人比熱心於革命所導致。他之所以決心到北京，是為了生活上的需要，亦即以開源為其主要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未能為同盟會所器重，因而不滿也是使他向北京政府靠攏的

一個原因。一句話，女人令他往北京去。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不過那個時候肯嫁給外國人的日本女人，都沒有正經的，大多不是厚臉皮的女流氓，就是妓女出身的，她們的目的（心目中），祇在於虛榮。因此娶這種女人為妻者，要滿足其妻的唯一方法是，揮金如土，而金錢化光之日，也就是她們說再見之時。可悲的是，程君夫人或許也是這類人種，他們夫妻再度來日，過着榮華富貴的生活，不過是春宵一刻之夢，從京都回到北京之後不久，這個女人便與程君離婚，而在京都某日本飯館當女服務生。

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為女人而馬虎大事，因而被同志們瞧不起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這是男人最大的弱點，程君在程度上比較過份而已，所以我認為還是大有情有可原的餘地。尤其普通人都隱藏女性問題，但他却大胆公開，因此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原諒他。

總而言之，我不敢說他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同志；但我却也不覺得他是賣友求榮，完全自私自利的奸物。因為我祇聽過他暗中救過舊同志，沒聽說過他曾以奸計陷害過舊同志。計劃暗殺攝政王而被捕的汪兆銘和黃復生兩君，所以免於殺頭，據說是由於他對於肅親王的影響的結果。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自不是伊斯卡理奧特（I. Is. Karloves）的猶太，但仍然免不了薄志弱行之譏。我們如果把革命黨比譽於日本的赤穗義士（譯註一），那麼他似乎就是喝自己喜歡的女人所陪的禁酒致使未能參加與同志們打進吉良公館的小山田庄左衛門。當我讀到他為袁皇帝鎗斃的

電報時，我不由得流了淚。他是革命黨的落伍者，但他却始終是反對袁世凱的勇者。

(譯註一)一七〇二年，爲君主報仇的一群

義士。本爲四十七人，其中小山田因喝酒過度不克參加，但史上仍稱「四十七士」。

(譯自「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原文刊於一九一九年「上海日日新聞」。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於東京)



丁福保 編纂

說文解字詁林及遺補

集我國文字訓詁精義之大成

咸認爲研究文字學者之寶典

研究文字學者，莫盛於有清。無錫丁福保先生，以其三十年之時力，集清代文字學者詁釋與說文，凡百八十二種，千三百六卷之著作，而綜合爲大成之註解。一字之下，諸家之說咸備，其規模之大，堪稱空前，咸認爲研究文字學者之寶典。

沖皮精裝 廿開大本 十六鉅冊 特價：二千元

(另附綜合索引一冊)

精印精裝，售價之廉，每頁僅約一角！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七號
郵政劃撥儲金戶第一六五號